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一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劉文靜　　開創

劉文靜世居京兆武功倜儻有大器略大業末爲晉陽令與晉陽宮監裴寂善寂夜見邏堞傳烽歎曰天下方亂吾將安舍文靜笑曰如君言豪傑所資也吾二人者可終羈賤乎高祖爲唐公鎮太原文靜察有大志深自結納既又見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豁達神武。漢高祖魏太祖之徒歟殆天啟之也。寂

未謂然文靜俄坐李密姻屬繫獄秦王顧他無可與計者私入視之文靜喜挑言曰喪亂方劇非湯武高光不能定王曰安知無其人哉今過此非兒女子姁姁相憂者世迺將革直欲共大計試為我言之文靜曰上南幸李密倡亂兵塡河洛賊盜蜂結大連州縣小阻山澤以萬數須眞主取而用之誠能投天會機奮臂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汾晉避盜者皆在此城文靜素知其豪傑一朝號召十萬衆可得也加公府兵數萬一下令誰不願從鼓而入關以鎭天下王業成矣王笑曰君言正與我意合乃陰部署賓客將

突厥自至 可止

發恐唐公不從文靜謀因裴寂開說於是介寂以交王遂得進議及突厥敗高君雅兵唐公被劾王遣文靜寂共說曰公據嫌疑之地勢不圖全令部將敗方以罪見收事急矣尚不爲計乎晉陽士馬精彊宮庫饒豐大事可舉也今關中空虛代王弱豪傑並興未有適歸願公引兵西誅暴除亂乃受單使囚乎唐公私可之會得釋而止王教文靜僞爲詔發西河太原鴈門馬邑男子年二十至五十悉爲兵期歲盡集涿郡以伐遼由是人心愁擾益思亂文靜謂寂曰公聞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乎唐公名載圖讖聞天下尚

可帖帖以待禍哉、又脅寂曰公爲監以宮人侍客公死何憾奈何累唐公寂懼乃勸起兵秦王郎委文靜表孫順德等募士聲討劉武周、文靜與寂僞作符敕發宮監庫物佐軍興會王威高君雅猜二、文靜與劉政會爲急變書詣留守告二人反候唐公與威君雅視事文靜進曰有客牒言反者公目威等省牒政會不肯曰所告乃副留守惟唐公得觀公驚曰詎有是乎讀訖謂威等曰人告公等信乎君雅詬曰反人欲殺我耳左右執之由是舉兵唐公方開大將軍府文靜勸改旗幟以彰特興又請與突厥連和唐

公從之遣文靜使始畢可汗始畢曰唐公兵何事而起文靜曰先帝廢冢嗣以授後主故大亂唐公國近戚懼毀王室不忍坐觀成敗故起兵黜不當立者願與突厥共定京師土地入唐公金帛子女盡以歸可汗始畢大喜即遣二千騎隨文靜至又獻馬千疋公喜曰非君善詞何以致之尋拒屈突通於潼關與其將桑顯和苦鬬死者數千文靜度顯和軍怠以奇兵從後掩之顯和敗績通兵尚數萬欲引兵而東之文靜命將追之狥新安以西皆下轉大丞相府司馬進光祿大夫魯國公唐公踐天子位擢納言時多引貴

臣共榻。文靜諫曰[illegible][illegible]莫不臣。而延見羣下。言尚稱名。帝坐尊嚴。屈與臣子均禮。此王導所謂大陽俯同萬物者也。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何可忘公其無嫌薛舉寇涇州命秦王討之以文靜爲元帥府長史遇秦王不豫委于文靜及司馬殷開山誡之曰舉糧少兵衆懸軍深入意在決戰不利持久即欲挑戰甚無與決待吾差當爲君等取之文靜用開山計出軍爭利王師敗績文靜奔還京師坐除名俄又從太宗討舉平之以功復其爵邑授民部尚書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從秦王鎮長春宮文靜自以才能過

小人勿用小人勿交用小人必亂國交小人必殺身

裴寂遠甚又屢有軍功而寂獨用故舊恩居其上意不平每論政多所駁遂有隙嘗與弟散騎常侍文起飲酣有怨言拔劍擊柱曰當斬寂會家數有怪文起憂召巫夜被髮銜刀為禳厭文靜妾失愛告其兄上變遂下吏帝遣裴寂蕭瑀訊狀對曰昔在大將軍府秦為司馬與長史略等今寂已僕射居甲第寵賚不貲臣官賞等衆人家無贏誠不能無少望帝曰文靜此言反明甚李綱蕭瑀明其不反秦王亦以文靜首決非常計成事乃告寂今任遇弗等故怨望非敢反宜賜全宥帝素疎忌之寂又言文靜多權詭而性猜

險忿不顧難醜言惟節已暴驗今天下未靖恐爲後憂高祖竟聽其言遂殺文靜文起仍籍沒其家文靜臨刑撫膺歎曰高鳥盡良弓藏故不虛也時年五十

盍曰此之匪人不亦傷乎

二貞觀三年追復官爵以子樹義襲封魯國公許尚公主後與其兄樹藝怨其父被戮又謀反伏誅文靜初爲納言時有詔以太原元謀立功尚書令秦王世民尚書左僕射裴寂及文靜特恕二死

唐房玄齡

房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幼警敏貫綜墳籍善屬文書兼草隸開元中天下混一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

白文彥謙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擁神器。有之不爲子孫立長久計。派置嫡庶。競侈僭相傾閱終當內相誅夷。視今雖平。其亡跬步頃也。彥謙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補隰城尉。漢王諒反。坐累徙上郡。顧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會父疾綿十旬。不解衣。及喪、勺飲不入口五日。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公爲秦王。即授府記室。封臨淄侯。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惟珍。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

今我有玄齡猶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
馬即辦文約理盡初不著豪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
委任每爲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隱太子與王
有隙王召玄齡與計對曰國難世有惟聖人克之大
王功蓋天下非特人謀神且相之乃引相如晦協判
大事計累進文學館學士故太子忌二人者皆譖於
帝皆斥逐還第太子將有變玄齡謂長孫無忌曰莫
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國家無忌乃入白王王召
玄齡及如晦以方士服入夜計事事平王爲太子擢
右庶子太子即位爲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

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封爵韓國公食邑千三百戶、餘皆次序封拜帝顧羣臣曰、朕論公等功定封邑恐不能盡無有諱、各爲朕言之、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先至、今玄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所未喻帝曰、叔父兵誠先至、然未嘗躬行陣勞故建德之南軍敗不振、討黑闥反動望風輒奔今玄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叔父以親宜無愛者、顧不可緣私、與功臣競先後、爾初將軍丘師利等、皆怙跋攘袂或指畫自陳說、見神通慨屈、乃曰陛下至不私其親吾屬可妄訴邪。進尚書左

僕射監修國史更封魏帝曰公爲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不比聞閱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晉王爲皇太子改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會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凡糧械飛輸軍伍行留悉裁總之玄齡數上書勸帝願無輕敵久事外夷晚節多病時帝幸玉華宮詔玄齡居守聽臥治事稍棘召許肩輿入殿帝視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自勝命尚醫臨候尚食供膳日奏起居狀少損即喜見於色玄齡顧諸

予曰今天下事無不得。惟討高麗未止、上意決。羣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沒地矣。遂上疏曰、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爲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弛辮握刀、分典禁衛、延陀鐵勒、披置州縣、高昌吐渾、偏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逋命、莫克窮討、陛下責其弒逆、身自將大軍、征荒裔、不旬日、拔遼東、虜獲數十萬、殘衆孽君、縮氣不敢息、可謂功倍前世矣、易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爲陛下惜者此也、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陛下威名功烈、既云足矣、拓地亦可止矣、邊夷醜種、不足待以仁義、責以常禮、古者以禽魚畜之、必絕其類、恐獸窮則搏、苟救其死、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蔬食、停音樂、以人命之重、爲感動也、今士無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櫬車、抱枯骨、摧心掩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能爲後世患、夷之可也、今無是三者、而坐敝中國、爲舊王雪恥、新羅執仇、非所存小、所損大乎、臣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

新焚波陵之船艦應募之衆郎臣死骨不朽帝得疏
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惙尚能憂吾國事乎疾甚帝
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訣詔太子就省擢子
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薨年七
十一謚曰文昭陪葬昭陵高宗詔配太宗廟廷玄齡
當國夙夜勤瘁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媢忌聞
人善若已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
務爲寬平不以已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
盡所能或以事被譴必稽顙請罪畏惕視若無所容
貞觀末年以譴還第黃門侍郎褚遂良言於帝曰玄

齡事君、自無所顧、不可以一眚便示斥外、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還召于家、後避位不出、久之、會帝幸芙蓉園、觀風俗、敕子弟汛掃庭堂、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以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蕭瑀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衆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爲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不可以求備、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如

臣藏

以此爲訓而其子遺愛尚去佚誅

是初帝討遼玄齡守京師上命便宜從事不復奏請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驛送行在帝聞留守送告密人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告者爲誰曰房玄齡上曰果然斥令腰斬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其委任類如此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如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玄齡等先受詔定律令將有司以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請公座議減古漢魏晉謀反夷三族請皆從死崔

仁師曰、父子天屬、累其心、此而不恤、何愛兄弟、玄齡曰、舊制兄弟異居、蔭不相及、而謀反連坐皆死、祖孫有蔭而止應配流、據法論情、深爲未愜、今定律祖孫兄弟從坐者、俱配役從之、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大半。天下稱賴焉、玄齡等律五百餘條立刑名二十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其削煩去蠹變重爲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又刪武德以來勅格定留七百條至是頒行之又定枷杻鉗鏁杖笞、皆有長短廣狹之制、

唐杜如晦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隋大業中以常調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深所器重顧謂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爲棟梁之用願保崇令德今欲俯就卑職爲須少祿俸耳遂補滏陽尉尋棄官而歸後如晦既得志以孝基有知人之鑒爲樹神道碑以紀其德高祖平京師秦王引爲府兵曹參軍徙陝州總管府長史府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僚

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密、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其
才之莫見所涯、進文學館學士、王爲皇太子、授左庶
子、遷尚書左僕射、領選、與玄齡共筦朝政、引士賢者
下不肖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合上
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剌諷如晦等、帝曰、玄
齡如晦不以勳舊進、特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合欲
以此離間吾君臣邪、斥領表、久之以疾辭職、詔給常
俸就第、醫候之使道相屬、會病力、詔皇子就問、帝親
至其家撫之梗塞、及未亂、擢其子左千牛構兼尚書
右丞、卒年四十六、帝哭爲慟、謚曰成、手詔虞世南勒

文于碑使言君臣痛悼意他日食瓜每輟其半奠焉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流涕曰世傳黃銀見神畏之更取金帶遣玄齡親送於靈所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爲玄齡言之勑所御撰往祭明年之祚遣尚書勞問妻子國府官佐亦不之罷恩禮無少衰方爲相時天下親定臺閣制度寵物容典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杜房云搢位慈州刺史次子荷性

暴詭不循法尚城陽公主官至尚乘奉御封襄陽郡公承乾謀反荷曰瑯琊顏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當爲太上王請稱疾上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臨刑意氣軒驁攜以累貶死嶺表

唐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字輔機洛陽人太宗長孫皇后兄也性通悟博涉書史始高祖兵渡河進謁長春宮授渭北道行軍典籤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北部郎中上黨縣公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害王王病眾府危駭房玄齡謂無忌曰禍隙已芽敗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遺細務周公

房以繼管蔡也遂與入白王請先事誅之王未許無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濬哲文明爲子孝爲君仁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濬井不出得爲孝乎塗廩弗下得爲仁乎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未決事益急乃遣無忌陰召房玄齡杜如晦定計無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等共討難平之王爲太子授左庶子即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無忌皇后兄又少猶友眷倚日厚常出入臥內進尚書右僕射突厥頡利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請遂討之帝顧歃血不取爲失機取之失信討猶豫以問太

臣蕭瑀曰兼弱攻昧討之便無忌曰今我務戢兵待夷狄至乃可擊使遂弱且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按甲存信便帝曰善然卒取突厥或有言無忌權太盛者帝持表示無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言斯則蔽矣因並示羣臣曰朕子幼無忌與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疏間親新間舊之謂不順朕無取焉無忌亦自懼貴且亢后又數言之遂解僕射授開府儀同三司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皆以元勳封一子郡公進冊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無忌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

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否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妥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后兄愛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朕故相之公等孰不曰然無忌固讓詔答曰黄帝得力牧爲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爲三王齊桓得管仲爲五伯長朕得公定天下公其無讓帝又思所與共艱難賴無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況其功帝欲功臣並世襲刺史貞觀十一年乃以無忌爲趙州刺史以趙爲公國凡十有四人無忌等辭曰羣臣披荆棘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誠不願違遠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遷

徒等乃與房玄齡上表曰臣等聞質文迭變皇王之迹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革緬惟三代習俗靡常愛制五等隨時作教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逮于兩漢用矯前違置守頒條蠲除曩弊爲無益之文覃及四方建不易之理有逾千載今由爲臣等復此奄荒欲其優隆錫之藩社施于子孫永貽長世斯乃大鈞播物毫髮並施其生小人踰分後世必嬰其禍孩童嗣職義乖師儉之方任以褰帷寧無傷錦之弊一挂刑綱自取誅夷陛下深仁務延其世翻令勦絕誠有可哀帝欲立晉王未決坐

兩儀殿羣臣已罷獨留無忌玄齡李勣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即投牀取佩刀（何至此）自向無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即謝王乃拜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以無忌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帝又欲立吳王恪無忌密爭之乃止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臥內帝引手捫無忌哭帝感切不得有所言翌日與遂良

入受詔顧遂良曰我有天下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有頃崩方在離宫皇太子悲慟無忌曰大行以宗廟社稷屬殿下宜速即位因秘不發喪請還宫太子即位是爲高宗進無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知門下尚書二省固辭尚書省許之帝欲立武昭儀爲后無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詣其家申請許敬宗數勸之無忌厲色折拒帝後召無忌遂良及于志寧言后無子昭儀有子必欲立之者無忌巳數諫即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

可。帝不聽、后既立、以無忌受賜而不助已、銜之、敬宗揣后指、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無忌變事、與侍中辛茂將臨按、傅致反狀、遂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揚州都督一品俸置于黔州、所在發兵護送、流其子秘書監沖等於嶺外、後數月、又詔司空勣中書令敬宗覆按反獄、敬宗令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等即黔州暴訊無忌、投繯卒、沖免死、徙族子祥流弟思于檀口大抵構致、指擿從初無異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承徽之政有貞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已以聽綱紀、欲與此兩人維持之也、既二后廢立計

不合姦臣陰圖帝瞻於聽受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上元中追復官爵以孫元莫襲封初無忌自作墓昭陵塋中至是許還葬文宗開成三年詔曰每覽國史至太尉無忌事未嘗不廢卷而歎其以裔孫釣爲猗氏令

宋趙普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徙河南洛陽普沉厚寡言太祖領同州節度辟爲推官移鎮宋州表爲掌書記太祖北征至陳橋被酒臥帳中衆軍推戴普與太宗入告太祖欠伸徐起而衆軍擐甲露刃諠擁麾下及即

仍以佐命功授左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車駕征李筠命普與呂餘慶留京師普願扈從太祖笑曰若勝胄介乎從平上黨遷樞密副使賜第一區拜樞密使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同日罷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中書無宰相署敕普以爲言上曰卿但進勅朕爲卿署之可乎普曰此有司職爾非帝王事也令翰林學士講求故實竇儀曰今皇弟尹開封同平章事即宰相任也令署以賜普旣拜相上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是日普兼監修國史命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以副之不宣制班

可惜

在宰相後不知印不預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巳先是宰相兼敕皆用內制普相止用敕非舊典也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巳約晉王矣巳而太宗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此特試卿爾五年春加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俄丁內艱詔起復視事遂勸

帝遣使分詣諸道徵丁壯籍名送京師以備守衛諸州置通判使主錢穀由是兵甲精銳府庫充實太祖征太原已濟河諸州饋集上黨城中車乘塞路上聞之將以稽留罪轉運使普曰六師方至而轉運使以獲罪聞敵必謂儲峙不充有以窺我矣非威遠之道也俾能治劇者往蒞其州足矣即命王祐知潞州及至饋餉無乏路亦無壅召還開寶六年帝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瓶置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即命啟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

發書實不知帝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既而後主遣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上之偉度也用員外郎雷德驤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驤憤慨求見欲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即直詣講武殿奏之辭氣俱厲并言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鐺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齶二齒命左右曳出詔宰相處以極刑

既而怒解止用闌入之罪黜爲商州司戶叅軍刺史頗賓禮之及奚嶼知州希宰相意至則倨受庭叅德驤不能堪出怨言嶼聞之怒有言德驤嘗爲文訕朝廷嶼因召德驤與語潛遣吏紿德驤家人取得之即械繫德驤具事以聞上貸其罪削籍徙靈武德驤子有鄰意趙普實擠排之日夜求所以報普者上始有疑普意矣普爲政頗專廷臣多忌之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嘗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冐稱普市貨鬻都下權三司使趙玭廉得之以聞太祖大怒促令追班將下逐普賴

王溥奏解之故事、宰相樞密使、每候對長春殿、同止廬中、上聞普子承宗、娶樞密使李崇矩女、即令分異之、會崇矩客上書告崇矩陰事、遂罷崇矩、普由是見疑、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以廣居、又營邸店規利、盧多遜爲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其短、會雷有鄰擊登聞鼓訟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賕骫法、普庇之太祖怒、下御史府按問、悉抵罪、以有鄰爲秘書省正字、普恩益替、始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爲河陽節度、太平興國初入朝、遷太子太保、頗爲盧多遜所毀、謂普初無立上意、奉朝

不知止

請數年，鬱鬱不得志，會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召問，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退又上書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托之事，辭甚切至，太宗感悟召見慰諭，俄拜司徒兼侍中，以子承煦為六宅使，普再入相，未始為子弟求官，上特命之

普嘗戒其子弟曰，吾本書生，偶逢昌運受寵踰分，固當以身許國，爾等宜各勉勵，勿重吾過，故自有密升宰輔，出入三十餘年，未嘗為其親屬求恩澤者，先是普上言臣竊見工部侍郎張齊賢數年前特受聖知昇於密地，公私識者盡為當才，不期歲月未多，出為

外任、向來徵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須有悔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奸邪正直、久遠方知、齊賢素藴機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盡器能、慮淹經國之才、堪赴濟時之用、如當重委、必立殊功、遂以齊賢爲刑部侍郎樞密副使、先是秦王廷美、班在宰相上、至是以普勳舊、再登元輔、表乞居其下、從之、及涪陵事敗、多遜南遷、皆普之力也、八年出爲武勝軍節度、帝作詩以餞之、普奉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之動容、翌日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容煩以

當下相齋之應想說到底

極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什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爲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兩全。雍熙三年初。太祖一日以幽薊地圖示普。問所以取之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天下生人才耶）帝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慮矣。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至是河東既平。大軍出討幽薊。久未班師。普手疏諫曰臣聞戰者危事。難保其必勝。兵者凶器。深戒于不

遼爲宋人吳廣始虜[illegible]之所

虞所繫甚大不可不思上古聖人心無固必事不凝滯理貴變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深爲可慮羣或更圖穭緩轉失機宜何朔之間時涉秋序邊庭早涼弓勁馬肥我軍久困切慮此際或誤指蹤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敵臣復有全策願達聖聰望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挈彼疲兵轉之富庶將見邊烽不警外戶不扃率土歸仁殊方異類相率嚮化契丹獨將焉往陛下計不出此乃信邪語之徒謂契丹主少事多可以用武以中陛下之意陛下樂禍求功以爲萬全臣竊以爲不可伏願陛下審其虛實究其妄謬正

姦臣誤國之罪能將士伐燕之師非特多難興王抑亦從諫則聖也古之人尚聞尸諫老臣未死豈敢面諛為安身之計而不言哉帝賜手詔曰朕昨者興師選將止令曹彬米信等頓於雄霸裹糧坐甲以張軍聲俟一兩月間山後平安潘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然後控扼險固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將帥等不遵成筭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鬬速取其郡縣更還師以援輜重往復勞弊為遼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況朕匪百王之末粗致承平蓋念彼民陷于邊患將救焚而拯溺匪黷武以佳兵卿

當悉之也疆埸之事已為之備卿勿為憂卿社稷元臣忠言苦口三復來奏嘉慨實深普表謝四年移山南東道節度會詔下親耕籍田普表求入覲辭甚懇切上惻然既至慰撫數四普嗚咽流涕籍田禮畢太宗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普舊德為之表率冊拜太保兼侍中初侯莫陳利用多變幻之術上召見賜加恩遇遂恣横居處服玩皆僣乘輿宮殿之制于是普廉得専殺不法事力于上前發上乃遣近臣就案利猶且恕上曰豈有為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此臣議犯死罪十數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

此一豎子何足惜哉上不得已命賜死於商州李繼遷之援邊普建議以趙保忠役領夏臺故地因令圖之保忠反與繼遷同謀爲邊患時論歸咎於普頗爲同列所規不得專決舊制宰相以未時歸第是歲大熱特許普夏中至午時歸私第明年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冬被疾請告車駕屢幸其第省之賜予加等普遂稱疾篤三上表求致仕上勉從之以普爲西京留守河南尹淳化三年卒普性深沈有岸谷雖多忌刻而能以天下事爲己任宋初在相位者多齷齪循默普剛毅果斷未有其比嘗奏薦

其人爲其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爲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一日大宴雨驟至上不悅雨良久不止上怒形于辭色左右皆震恐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政望雨時雨難得百姓各歡

喜、令樂官就雨中奏技、上大悅、終宴、普臨機制變、能回上意、類此、太宗入弭德超之讒、疑曹彬不軌、賴普開相、為彬辨雪保證事狀明白、太宗嘆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國事、即日竄逐德超、遇彬如舊。祖吉守郡為姦利、事覺下獄、案劾爰書未具、郊禮將近、太宗嫉其貪墨、遣中使諭旨執政曰、郊赦可特勿貸祖吉、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對越天地、告于神明、奈何以吉而隳陛下赦令哉、太宗善其言、乃止、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欲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命普即榻前誓書、署其尾曰臣普記、藏

之金匱故帝即位之初命延美以開封而德昭德恭
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沒延美
始不自安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普普對曰太祖已
誤陛下豈容再誤延美遂得罪是時盧多遜為平章
事遜博涉經文聰明強力文辭敏給好任數有謀畧
發多奇中太祖好讀書每取書史館多遜預戒吏令
白已知所取書必通夕閱覽及太祖問書中事多遜
應答無滯同列皆服焉太祖時多遜知制誥與趙普
不協及在翰林每召對多攻普之短未幾普出鎮河
陽太宗踐祚普入為少保奉朝請數年普子承宗娶

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知澤州受詔歸闕成婚禮太踰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憤怒初普出鎮河陽上言自愬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手封其書藏于宮中至是普復密奏臣開國舊臣爲權倖所沮因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愬之事上于宮中訪得普前所上表因感悟即留承宗京師未幾復用普爲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兵部尚書越二

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親治之、多遜具伏、累遣中書守堂官趙白以機事密告廷美、且云願宫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遺之弓箭、多遜受之、獄上、詔文武集議、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廷美多遜謀悖、顧望、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并徙其家屬姻親于遠裔、趙白樊德明王繼勳趙懷祿閻懷忠等悉斬于都門外、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為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廷美累遣懷祿私召同母弟軍器庫副使趙廷俊與語、懷忠嘗為廷美使、詣淮海

王錢俶求犀玉帶金酒器懷忠受俶私遺白金百兩
金器絹扇等廷美又嘗遺懷忠貴銀器錦綵羊酒詣
其妻父潘璘營宴軍校至是皆伏罪五月趙普又以
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
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爲涪陵
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
同察之普大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貶寧國司馬雍
熙元年廷美房州憂悸成疾卒年三十八追封涪王
謚曰悼以其子德恭德隆爲刺史廷美之得罪趙普
實爲之也初建隆二年太祖旣得天下誅李筠李重

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如何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來戰國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

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皆惶恐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爲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

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賚之甚厚。與結婚姻。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惟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其後又置轉運使。使主諸道錢糧。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槩量增溢。公取餘羨。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帝聞之。遣使諸州監輸民租。民始不困。後彥卿入朝。太祖欲使彥卿典兵。普屢諫以爲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普復懷之請入見。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

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邪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乾德三年秋河決澶州命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督丁壯塞之後有譖其私取親兵爲心腹者太祖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親兵陛下必不自將須擇人付之若重贇以讒誅即人人懼罪誰復爲陛下將親兵者太祖納其言重贇得不誅後聞普嘗救己即詣普謝拒不見已而出重贇爲彰德節度使郡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

權始輕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參官强幹者往蒞之自是遂著爲令乾德三年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送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强率領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專留每藩鎮帥缺卽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

永今之班也

驍勇者、升爲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凡其材用伎藝有過人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獲得之士、皆隸禁籍、厚其糧賜、居常躬自案閱訓練、皆以一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驕惰、皆普之謀也、開寶二年、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帝宴之于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

亦不然

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
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
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節度使武行德白重贇等、各
陳攻戰閥閱、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
日皆罷鎮奉朝請、開寶五年以辛仲甫爲西川兵馬
都監、帝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仲甫對、帝遂
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今用儒臣
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
二也、太宗初即位、以高保寅知懷州、懷州故隸河陽
時趙普爲節度使、保寅素與普有隙、手疏乞罷節鎮

支郡之制、乃詔懷州直隸京長吏得自奏事、於是虢州刺史許保平軍節度使杜審進闕失事、詔右拾遺李瀚往察、瀚因言節鎮領支郡、多俾親吏掌其關市、頗不便於商賈、滯天下之貨、望不令有所統攝、以分方面之權、尊獎王室、亦強幹弱枝之術也、始唐及五代節鎮皆有支郡、太祖平湖南、始令潭朗等州直屬京、長吏得自奏事、其後大縣屯兵亦有直屬京者、興元之三泉是也、上納瀚言、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者、

太平興國八年春正月、酒坊使彌德超、因乘間以急變聞於上、云樞密使曹彬得士衆心、又巧詆以他

事、上頗疑之、彬罷爲天平節度使兼侍中、初彌德超誣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及爲副使、大失望、一日詬樞密副使王顯等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執守、爲汝輩所眩惑、顯等告其事、上怒德超、除名、并親屬流瓊州、德超始因知開封府李符參知政事宋琪之薦符事上、及得罪、德超屢稱其冤、會德超敗、上惡其朋黨、令徙符嶺表、盧多遜之流崖州也、符白趙普、朱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答、至是即以符知春州、歲餘卒、上悟彬無他、待之愈厚、臨朝累日不懌、從容謂趙普曰

朕以聽斷不明、幾隳大事、夙夜循省、內愧于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此、上由是釋然、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二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趙普　劂 剝

藝祖事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駐驛正陽距壽陽、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四程、皆大山、至清流關而上、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西澗、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時江南李璟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

以周軍數千與暉遇于淸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憩滁州城下會翊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鎭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决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爲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冠東北太尉以其與已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彼之兵勢與已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敗畏其出兵所以問計于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來出戰師絶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

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爲勝轉禍爲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此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旣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爲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爲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即下令誓師夜出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驛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旣入驛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巷戰三

縱而三擒之既主帥被擒矣或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蹂踐死亡不計數遂下滁州即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即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州既破中斷壽州為二救兵不至壽州為孤軍周人得以擒仁贍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欵喜見暉於簀中金創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于趙某者乃天贊趙某豈臣所敢敵因盛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創不食而死至

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虞嗶云。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爲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失援而淮南盡爲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陣寨、世宗乘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稱太祖爲神武者、暉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真宗時所以建原廟於滁、而殿曰端命者。大祖歷試於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此而始。故號端命。蓋我宋之鎬沛也。其趙學究。即韓王普也。實與太

祖定交於滁州。引爲上介歸德軍節度巡官。以至太
祖受天命爲宗臣。比跡于蕭曹者。自滁州始也。

元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以學
行事金世宗。特見親任。終尚書右丞。楚材生三歲而
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
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爲文若宿構者。金制
宰相子例試補省掾。楚材欲試進士科。章宗詔如舊
制。問以疑獄數事。時同試者十七人。楚材所對獨優。
遂辟爲掾。後仕爲開州同知。貞祐二年宣宗遷汴完

顏復與行中書事留守燕辟爲左右司員外郎元太
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
偉之曰、遼金世讐、朕爲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
事之。既爲之臣。敢讐君耶帝重其言、處之左右、遂呼
楚材曰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蓋國語長
髯人也、己卯六月帝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
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于盛夏、克敵之徵也、
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於野後皆
驗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於帝因每自矜曰國
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常須用弓匠、

爲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喜日見親用西域曆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蝕至期果蝕八分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果死帝每征討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胛以相符應指楚材謂太宗曰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委悉之甲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

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輒愈帝自經營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任情至孥人妻女取貨財兼土田燕薊留後長官石抹咸得卜尤貪暴殺人盈市楚材聞之泣下即入奏請諭禁州郡非奉璽書不得擅徵發囚當大辟者必待報違者罪死於是貪暴之風稍戢燕多劇賊未夕輒曳牛車指富家取其財物不與則殺之時睿宗以皇子監國事聞遣中使偕楚材往窮治之楚材詢察

得其姓名皆留後親屬及孳家子盡捕下獄其家賂
中使將緩之楚材示以禍福中使懼從其言獄具戮
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己丑秋太宗將即位宗親咸
會議猶未決時睿宗爲太宗親弟故楚材言於睿宗
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睿宗曰事猶未集別擇日可
乎楚材曰過是無吉日矣遂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
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
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既退
王撫楚材曰眞社稷臣也國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
時朝集後期應死者衆楚材奏曰陛下新即位宜宥

之太宗從之中原甫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令楚材議請肆宥衆以云迂楚材獨從容爲帝言詔自庚寅三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條便宜一十八事頒天下其畧言郡宜置長吏牧民設萬戶總軍使勢均力敵以遏驕橫中原之地財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縣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貿易借貸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鶻河西諸人種地不納稅者死監主自盜官物者死應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報然後行刑貢獻禮物爲害非輕深宜禁斷帝悉從之唯貢獻一事不允曰彼自願饋獻者宜聽之楚材曰蠧害之端必

由於此帝曰凡卿所奏無不從者卿不能從朕一事耶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未暇經理中原官吏多聚歛自私貲至鉅萬而官無儲待近臣別迭等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帝曰卿試爲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舊人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及金帛

陳于廷中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於臣、臣不才、故留燕爲陛下用、帝嘉其謙、賜之酒、即日拜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先白之、楚材奏、凡州郡宜令長吏專理民事、萬戶總軍政、凡所掌課稅、權貴不得侵之、又舉鎭海粘合均與之同事、權貴不能平、咸得卜以舊怨、尤疾之、譖於宗王、曰、耶律中書令率用親舊、必有二心、宜奏殺之、宗王遣使以聞、帝察其誣、責使者、罷遣之、屬有訟咸得卜不法者、帝命楚材鞫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

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讎貞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中貴可思不花奏採金銀役夫及種田西域與栽蒲萄戶帝令於西京宣德徙萬餘戶充之楚材曰先帝遺詔山後民質朴無異國人緩急可用不宜輕動今將征河南請無殘民以給此役帝可其奏壬辰春帝南征將涉河詔逃難之民來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徙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為拒命既克必屠之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

傷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命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時河南初破俘獲甚衆軍還逃者十七

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亦連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旣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殍囚、連死數十百人乎。帝悟命除其禁、金之亡也、唯秦鞏二十餘州久未下、楚材奏曰、往年吾民逃罪、或萃于此、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下諸城皆降、甲午議籍中原民、大臣忽都虎等議以下爲戶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當以戶定之。爭之再三卒以戶定、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諸郡、楚材因括戶口、並令爲民匿占者死、乙未朝議將四征不

廷嘗述回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深得制御之術、楚材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疲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從之丙申春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宋高麗使者來朝、語多不實、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無有殆神人也、帝曰汝等唯此言不妄、朕亦度必無此人有于元者奏行交鈔、楚材曰、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為利、收鈔為諱、謂之老鈔、至以

萬貫唯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匱乏、當爲監戒、今印
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秋七月忽都虎以民籍至
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
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朝
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
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
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田每
畝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商
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既定常賦、朝議
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凉、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

進者則令已重矣。時工匠制造廩費官物，十私八九，楚材謂皆考覈之，以爲定制。時侍臣脫歡奏簡天下室女，詔下楚材，尼之不行。帝怒，楚材進曰：向擇美女二十有八人，足備使令。今復選拔，臣恐擾民，欲覆奏耳。帝良久曰：可罷之。又欲收民牧馬，楚材曰：田蠶之地，非馬所產，今若行之，後必爲人害。又從之。丁酉，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曰：請校試之。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

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百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先是州郡長吏多借賈人銀以償官息累數倍曰羊羔兒利至奴其妻子猶不足償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爲定制民間所負者官爲代償之至一衡量給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遞傳明驛券度政畧備民稍蘇息焉有二道士爭長互立黨與其一誣其仇之黨二人爲逃軍結中貴及通事楊惟忠執而虐殺之楚材按收惟忠中貴復訴楚材違制帝怒繫楚材既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肯解縛進曰臣備位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當明示

百官罪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焉衆皆失色帝曰朕雖爲帝寧無過舉即乃溫言以慰之楚材因陳時務十策曰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切於時務悉施行之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帝責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爲好人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

帝意乃解、富人劉忽篤馬涉獵發丁劉廷玉等以銀一百四十萬兩撲買天下課稅、楚材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爲害甚大、奏罷之、常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以班超之言爲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後之負譴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帝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況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吾圖撒合里者耶、賞以金帛、敕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自庚寅定課稅格至甲午平南河歲有增羡至戊戌課銀增至

一百一十萬兩、譚史安天合者諂事鎮海并引與郤剌合蠻撲買稅課又增至二百二十萬兩、楚材極力辯諫至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帝曰爾欲搏鬬耶、又曰爾欲爲百姓哭耶、姑令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歎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楚材嘗與諸王宴醉臥車中、帝臨平野見之、直幸其營、登車手撼之、楚材熟睡未醒、方怒其擾己、忽開目視、始知帝至、驚起謝、帝曰有酒獨醉、不與朕同樂耶、笑而去、楚材不及冠帶、馳詣行宮、帝爲置酒極歡而罷、楚材當國日久、得祿分其親族、未嘗私以官、行省劉敏從容言之、楚材曰

睦親之義、但當資以金帛、若使從政而違法、吾不能徇私恩也、歲辛丑二月、帝疾篤、醫言脉已絶、皇后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卽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脉復生、適宣讀赦書時也、翌日而瘳、冬十一月、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騎射無以爲樂、獵五日、帝崩于行在所、皇后乃馬眞氏稱制、崇信姦回、庶政多紊、奧都剌合蠻以貨得政柄、庭

中悉畀附之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人皆危之
癸卯五月熒惑犯房楚材奏曰當有驚擾然訖無事
居無何、朝廷用兵事起倉卒后遂令授甲選腹心至
欲西遷以避之楚材進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搖
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矣後數日乃定后以御
寶空紙付奥都剌合蠻使自書填行之楚材曰天下
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
詔事遂止又有旨凡奥都剌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
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
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

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辨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無負於國者、皇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勳深敬憚焉甲辰五月薨于位、年五十五、皇后哀悼賻贈甚厚復有譖楚材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麻里扎覆視之唯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至順元年、贈經國議制寅亮佐運功臣太師上柱國追封廣寧王、謚文正、

廉希憲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世祖爲皇弟希憲年

十九得入侍見其容止議論恩寵殊絕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世祖嘉之曰廉孟子由是知名歲甲寅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爲宣撫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羌戎尤號難治希憲講求民病抑強扶弱暇日從名儒若許衡姚樞輩諮訪治道首請用衡提舉京兆學校教育人材爲根本計國制爲士者無隸奴籍京兆多豪強廢令不行希憲至悉令著籍爲儒初世祖受命憲宗經理河南關右居數歲讒者謂王府人多專

擅不法、至是命阿藍答兒劉太平等[illegible]所部、用酷吏分領其事、大開告訐、希憲曰宣撫司事、皆已出、有罪固當獨任、僚屬何預事、竟卒無獲罪者、己未、憲宗駐蹕合州、世祖渡江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因言今王師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贖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之、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訃聞、希憲啟曰、殿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剋期撫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且殿下收召豪傑、悉從人望、子惠黎庶、率土歸心、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正大號、以安

天下、世祖然之、命希憲先行省察事變、對曰劉太平霍魯海行省將軍在關右、渾都海守將在六盤征南諸軍散處秦蜀、太平要結諸將、其性險詐、素畏殿下英武、而附阿里不哥、脫脫倚關中形勝、設有異圖、漸不可制、宜遣趙良弼往覘人情事宜、從之、阿里不可構亂北邊、遣脫忽思發兵河朔、大肆凶暴、真定名士李槃嘗奉莊聖太后命、傅阿里不哥、至是脫忽思怒槃不附已、械之希憲、訪槃於獄、言於世祖而釋之、世祖命希憲賜膳於宗王塔察兒、希憲即以已意白王宜首建翊戴之謀、王然之、許以身任其事、歸啟其言、

世祖曰、若此重事、卿何不懼之哉、卯庚申至開平、宗室諸王勸進謙讓未允希憲復以天時人事進言凡曰阿里不哥於殿下為母弟居守朔方專制有年或覬覦神器事不可測宜早定大計世祖然之、明日郎位建元中統、希憲上言高麗王子倎久留京師今聞其父死、宜立為王、遣還國以恩結之又言鄂兵未還、宜遣使與宋講好勅諸軍北歸帝皆從之、阿里不哥聞世祖已立、命阿藍答發兵漠北諸部、分遣腹心、易置將佐散上卒齎金帛又命太平會海拘收關中錢穀不哥稱帝於和林、趙良弼還自關右奏劉太平霍

魯海反狀皆如希憲言初分漢地爲十道乃併京兆
四川爲一道以希憲爲宣撫使太平霍魯海聞希憲
將至乘驛急入京兆密謀爲變後三日希憲至宣布
詔旨遣使安諭六盤未幾斷事官闊闊出遣使來告
渾都海反應阿里不哥殺所遣使者遣人諭其黨密
里於成都乞台於青居使各以兵來援又多與蒙古
軍與魯官等金帛盡起新軍且約太平霍魯海同日
俱發希憲得報召僚屬謂曰上新即位責任吾等正
爲今日不早爲之計殆將無及遣萬戶劉黑馬掩捕
太平霍魯海及其黨獲之盡得其奸謀悉置於獄復

遣劉黑馬誅密里總帥，汪惟正誅乞台，具以聞。時閫中無兵備，命汪惟良將秦鞏諸軍進六盤，惟良以未得上旨爲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承吾事制，符已飛奏矣。又付銀一萬五千兩以充功賞，出庫幣製軍衣，惟良感激遂行。又發蜀卒更戍及在家餘丁，推節制諸軍家古官八春將之，謂之曰：君所將之衆未經訓練，六盤兵精，勿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則大事濟矣。會有詔赦至，希憲命絞太平等於獄，尸於道衢，方出迎詔，人心遂安。乃遣使遣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惟良爲

帥等罪帝深善之曰經所謂行權此其是也別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且詔曰朕委卿以方面之權事當從宜毋拘常制坐失事機西川將紐鄰與魯官將舉兵應渾都海八春獲之縶其黨五十餘人于乾州獄送二人至京兆請并殺之二人自分必死希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執東來保無他慮今衆志未一猶懷反側彼軍見其將校執囚或別生心爲害不細今因其懼死並加寬釋使之感恩效力就發此軍餘丁往隸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既執諸校事軍疑懼駭亂四出莫可禁遏及知諸校獲全紐鄰與魯官得釋

大喜過望、切諭其屬出兵效力、人人感憤、八春亦釋然開悟、果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詔以希憲爲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渾都海聞京兆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阿藍荅兒復自和林提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又使紐鄰兄宿敦爲書招紐鄰、於是成都帥百家奴興元忙古台青居汪惟正欽察、俱遣使言人心危疑、事不可測、希憲遣使深諭戒之、兩川諸將素憚希憲威名、按堵從命、渾都海阿藍荅兒合軍而來、諸將失利河右、大震西土、親王執畢帖木兒輜重皆空、就食秦雍、朝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不可、乃

止、會親王合丹及汪惟良八春等合兵復戰、旣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八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於西涼、大敗之、俘斬略盡、得二叛首以送京兆市、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眞男子也、進拜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時希憲年三十矣、已而世祖自征阿里不哥、不哥敗走、自歸於上都、世祖誅其黨而釋之、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物軍吏禁止俘掠、違者千戶以下與犯人同罪、又禁諸人無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歸降者益衆、又罷解鹽戶所摘軍

及京兆諸處無籍戶之成禀用屯田者、以寬民力、欽察獲宋臣張炳震王政二人、俱以年老、願賜矜放、希憲皆遣之還、因爲書與宋四川制置余玠、諭以天道人事、玠得書愧感、自守不敢復輕動、鞏昌帥府言、鎮戎州有謀爲叛者、連引四百餘人、希憲詳推之、惟誅首惡五人、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盡繫前歸宋者數百人待報、希憲奏釋之、且致書宋臣、待整以恩、當得其死亡、整後首獻取襄陽之策、果立勳效、宋將家屬之在北者、希憲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李璮反山東、事連王文統、平章趙璧素

忠希憲勳名因言文統緣張易希憲薦引遂至大用且關中形勝之地希憲得民心有商挺趙良弼爲之輔此事宜關聖慮帝曰希憲自幼事朕朕知其心挺良弼皆正士何慮焉蜀人費正寅以私怨譖希憲因李璮叛亦修城治兵畜異志帝因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希憲行省覆視所告事卒無實狀詔希憲還京師陛見言曰關陜叛亂川蜀未寧事急星火臣隨宜行事不謀佐二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臣請逮繫有司帝撫御床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諭良久進中書平章政事一日夜半召希憲入禁

中從容道落邸時事因及趙璧所言希憲曰晉攻鄂時賈似道作木柵環城一夕而成陛下顧扈從諸臣曰吾安得似道者用之劉秉忠張易進曰山東王文統才智士也今為王璮幕僚詔問臣臣對亦聞之實未嘗識其人也帝曰朕亦記此希憲在中書振舉綱維綜劾名實汰逐冗濫裁抑僥倖興利除害事無不便當時翕然稱治典章文物粲然可考又建言國家自開創已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郡邑長吏皆其皂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使考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至

元元年丁母憂卒親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
日慟則嘔血不能起羸臥草土廬於墓傍宰執以憂
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廬聞號痛聲竟不忍言
未幾有詔奪情起復希憲雖不敢違旨然出則素服
從事入必縗絰及喪父亦如之姦臣阿合馬領左右
部專總財賦會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衆畏其
權莫敢問希憲窮治其事以狀聞杖阿合馬罷所領
歸有司帝諭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
給用財不贍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為相朕無此
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臯陶稷契之道

贊輔治化以致太平懷愧多矣今日小治未足多也因論及魏徵對曰忠臣良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不用爾有內侍傳旨入廟堂言其事當爾希憲曰此關宦預政之漸不可啟也遂入奏杖之言者訟丞相史天澤親黨布列中外威權日盛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使待鞫問希憲進曰天澤事陛下久知天澤深者無如陛下始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效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爲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嘗熟察其心跡果有肆横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或有訟臣者臣亦遭疑矣臣等備

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旣罷，亦當罷臣。帝良久曰，卿且退，朕思之。明日帝召希憲，諭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又有訟四川帥欽察者，帝勑中書急遣使誅之。明日希憲覆奏，帝怒曰，尚爾遲回耶。對曰，欽察大帥，以一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收繫至此，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於天下為宜。詔遣能者按問，其後事竟無實，欽察得免。希憲每奏議帝前，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為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

也。方士請煉大丹、勅中書給所需、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曰、然。遂却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五年始建御史臺、繼設各道提刑按察司、時阿合馬專總財利、乃曰、庶務責成諸路錢穀付之轉運令繩治之如此、事何由辦、希憲曰、立臺古制也。內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若去之。使上下專恣貪暴事豈可集耶。阿合馬不能對七年詔釋京師繫囚、西域人匿贊馬

丁、用事先朝、貲累鉅萬、爲怨家所告繫大都獄既釋之矣、將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是秋車駕還自上都怨家訴於帝、希憲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莫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耶、希憲入見以詔書爲言、帝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匿贊馬丁耶、對曰不釋匿贊馬丁臣等亦未聞有此詔、帝怒曰、汝等號稱讀書。臨事乃爾宜得何罪、對曰、臣等忝爲宰相、有罪當罷退帝曰、但從汝言、即與左丞相耶、律鑄同罷、一日帝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爲、侍臣以讀書對、帝曰讀書固朕所教、然讀之而不能用、多讀何爲、意責其罷政、而不復

求進也阿合馬因譖之曰希憲日與妻子宴樂爾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希憲嘗有疾帝遣醫三人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家人求于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

嗣國王頭輦哥行省鎮遼陽有言其擾民不便者十一事詔起希憲爲北京行省平章政事將行肩輿入辭賜坐帝曰昔在先朝卿深識事機每以常道啟朕及鄂漢班師甚善今以大事付卿賜田及馬希憲以才不能勝負大任何敢辭疾然敢辭新賜復有詔令希憲

承制授三品以下官希憲月暑疾驅以進至鎮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謂人大駭即日禁剽奪通商販興利除害兵民按堵首録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仍擇二十餘人隨才授職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賫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之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效今所饋者若皆己物我取之爲非義一或係官事同盜竊若斂於民不爲無罪宜戒慎之皆感激謝去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人論爲軍人所虜病而

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先時江陵城外蓄水扞禦希憲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以爲貧民之業發沙市倉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萬斛。以賑公安之饑大綱旣舉乃曰教不可緩也遂大興學選教官置經籍且日親詣講舍以厲諸生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事聞帝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百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也關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密臣發之帝前其中有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皇帝

進康相出鎮荊南豈惟人漸德化蓋草木咸被澤
矣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希憲疾久不愈十
四年春近臣董文忠言江陵濕熱如希憲病御即召
希憲還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與畫像建祠
希憲還裹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特賜白
金五千兩鈔萬貫五月至上都太常卿田忠良來問
疾希憲謂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為根本近
聞龍興遺火延燒民居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談地理
者惑動上意未幾果有數輩以徙置都邑事奏樞密
副使張易中書左丞張文謙與之廷辨力言不可帝

不悅明日召忠良質其事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憲病甚猶慮及此耶其議遂止詔徵揚州名醫王仲明視希憲疾既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會議立門下省帝曰侍中非希憲不可遣中使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坐而論道時至省中事有必須執奏肩輿以入可也希憲附奏曰臣疾何足邮論忠效力生平所願皇太子亦遣人輸旨曰上命卿領門下省無憚羣小吾爲卿除之竟爲阿合馬

所沮，初希憲秉政日，中書右丞劉整，以初附爲都元帥，騎從甚都，詣門求見，希憲之弟希貢爲通報，希憲方讀書，略不荅。希貢出，整復浼入言之，因令徹去坐椅，自據中坐，令整入，整展拜，起側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謂曰，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及出，愧赧無人色，頃之，宋士之在羈旅者，寒餓狼狽，冠衣襤褸，袖詩求見，希憲諸兄弟皆揶揄之，希貢復爲入言，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肅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且錄其居止，諸儒但言困苦乞歸，明日希憲遂言于世祖，皆遂其請，是

夜諸兄弟問曰、今日劉元帥者、主上之所倚任、反菲薄之、江南窮秀才、却禮遇如此其至、我等不能無疑。希憲曰、我是國家大臣、言動頻笑、繫天下重輕、整雖貴、賣國叛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義重、若寒士數十、皆誦法孔子者也、在宋朝不坐、燕不與、何故而拘執於此、况今國家起朔漠、斯文不絶如綫、我更不尊禮、則儒術且將掃地矣、十六年春、賜鈔萬貫、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則大奸專政、羣小阿附

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就沉痾不可藥矣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於已謂皐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是自弃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隳汝輩宜慎之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有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年五十大德八年贈忠清粹德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諡文正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八編類纂